

一幅画多家用 任意混搭随便裁

世界名画做书封,遭遇“切肤之痛”



如今采用世界名画作为封面的书籍不可计数,且常有成套成系列的大小丛书推出,其中尤以外国名著为甚。外国名著配以外国名画封面,确有上档次、增气势之效。但近年来,有些世界名著封面画不是频频撞脸,就是内容不匹配、任意混搭,随便裁剪,甚至同画异书的情况也有。这一图书乱象,折射出一些出版者缺乏专业素养,只把图书当成快速消费品,粗制滥造,缺乏版权意识。

5部名著封面用同一张画
主角是近代化学之父

不久前,一则关于图书出版的笑话“刷爆”了出版人的朋友圈:近年出版的《红与黑》《羊脂球》等多部世界名著出现“撞脸”:封面使用同一幅油画,而画中人的真实身份,则是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和他的夫人。拉瓦锡夫妇“名正言顺”地成了外国文学名著的“最佳串场演员”。

据统计,目前“撞脸”的名著有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,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,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和《双城记》,涉及多家出版社。尽管地域不同,题材迥异,这些小说的封面均使用了同一张油画。画中服饰繁复、姿态优雅的男女二人被不少读者戏称为“最佳串场演员”。有人认出,这幅画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雅克·路易·大卫于1788年所作的《安托万·洛朗·德·拉瓦锡与他的夫人》,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画中人拉瓦锡则是提出了“元素”定义、被称为“近代化学之父”的法国著名化学家。大量引进版图书封面使用国外名画,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仅没有标注授权情况,连画作名称、作者、年代等基本信息也没有。

业内人士认为,这些荒诞现象不仅反映了有些编辑者的粗制滥造,更重要的是折射出当今出版界版权意识的淡漠和专业精神的缺失。

《宽容》的封面 实在让人难“宽容”

很多名著封面上的名画,不仅名

称、绘者不详,一些出版人甚至对名画妄加裁剪,至于其搭配原则为何,更是不得而知。近日,有媒体以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的名著《宽容》为例,细数了“有幸”成为其封面的名画都是什么作品。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《宽容》，封面为法国画家让·皮埃尔·乌埃尔1874年绘制的《攻陷巴士底狱》，描绘的是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情景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“经典典藏”系列的《图解宽容》，封面画为罗马画家乔瓦尼·保罗·帕尼尼1734年所绘的《罗马万神殿的内部》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“世界文学名著典藏”丛书中的《宽容》，封面画为《布朗洛伯爵夫人》，绘者为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画家弗雷德里克·莱顿。

这三张画，横跨历史事件、建筑绘画和肖像画三大类别，几无任何关联性，却神奇地成为同一本书的封面画，不得不叹服它们的“缘分”。幸运的是，这三幅画在成为封面时未遭到任何裁剪。

但有几幅名画在有幸成为封面的同时,却不得不接受“切肤之痛”。

译林出版社的《宽容》，封面画为法国十九世纪画家约瑟夫·尼古拉斯·罗伯特·弗勒里的《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》，原画的左右两侧都遭到裁切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“新课标必读丛书”中的《宽容》，封面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画家、拿撒勒画派的代表人物彼得·冯·柯内留斯的《兄弟相认》。原画不仅被大面积裁掉，保留下来的画面上还有一人被无情地从现场擦除了。

金城出版社的《宽容》，封面画为德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画家阿尔布雷希特·丢勒绘于1506年的《三博士来朝》。还好，封面对原画裁切得不算多。

世界知识出版社英汉对照版《宽容》，封面画为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雅克·路易·大卫所绘的《苏格拉底之死》，封面将原画的两侧和下边进行了裁切，位置靠边些的人物直接被开除了画面现场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“彩图馆系列”的《宽容》，封面画为尼德兰十五世纪画家盖特根·托特·扬斯的代表作《荒野中的施洗者圣约翰》。书封上，不仅背景被挖空，而且大概是为了照应封面的整体布局吧，圣约翰和陪伴着他的那只小羊羔还来了一个一点也不华丽的大转身。

(本报综合)



《红与黑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《羊脂球》都用了同一张拉瓦锡夫妇画像作为封面,且都进行了剪裁。



法国画家雅克·路易·大卫所绘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夫妇画像。

《收获》文存纪念60年岁月 见证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

日前,被誉为出版行业风向标的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(老馆)举行。本届订货会共设销售展台2434个,参展单位736家。组委会邀请全国新华书店、民营书店、专业书店、图书馆3000家,采集馆配可供书目15万种,展示了2017年以来的新书和精品图书近50万种。订货会上,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(珍藏版)现身,29卷图书囊括了60年来《收获》杂志发表过的精品,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。

当代文学的简写本

作家陈村曾说,《收获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。这句话至今被作家和《收获》编辑部小心留存。

据介绍,这次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(珍藏版)选收了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1957年创刊号至2017年第2期。其中长篇小说11卷、中篇小说9卷、短篇小说4卷、散文4卷、人生访谈1卷,总计160余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及120余篇散文随笔作品。所收的180余

位作者里,既有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、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,也有王安忆、贾平凹、苏童、格非、刘恒等新时期文坛中坚力量,以及张悦然、笛安、路内等年轻新锐作家。是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缩影。

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说，当代著名作家都在《收获》上发表过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。1957年创刊号发表了老舍的《茶馆》；1981年，诗人北岛第一次在《收获》上发表的作品是短篇小说《稿纸上的月亮》。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作品最多的首推王安忆，从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《广阔天地的一角》，至2017年初发表中篇小说《红豆生南国》，37年间王安忆在《收获》发表了30余部作品。余秋雨同《收获》的合作长达7年之久，相继开设了《文化苦旅》《山居笔记》《霜天话语》《旧城迷藏》等专栏，一时读者遍天下。

作家收获了珍贵的回忆

在这部纪念文存中,收入了马原、刘庆邦、李辉、笛安等作家的作品,他们对《收获》都充满了感恩之心。

“《收获》选中我的来稿。”马原说，他最早发在《收获》上的作品是6万字中篇小说《西海的无帆船》，编辑只字未改，“当时我有一点吃惊，一下子用了那么长一个中篇，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个肯定。”马原坦言，至今他写过的一半作品都在此发表，其中包括《上下都很平坦》《牛鬼蛇神》等三部长篇。

刘庆邦回忆说,曾往《收获》投过长篇小说《遍地月光》,这是一部描写底层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,因为比较长,编辑建议压缩,但终审也未获通过。“不管你是多大的作家,达不到发表水平,就不行。”

李辉至今称奇,自己从1993年到2015年,在《收获》开了23年专栏,包括《沧桑看云》《封面中国》等四个专栏。2005年他开设专栏《封面中国》,后来10年间内共发表30篇文章。他记得,《收获》名誉主编李小林非常严格,“她经常给我打电话挑错别字,还说,你前面有个‘所以’,怎么后面又带个‘所以’?”

见证重量级作品诞生

《收获》一次次见证了当代文学史上众多重量级作品的诞生。

程永新回忆，王朔发表《空中小姐》前后，认识他的人还不多，他给《收获》寄来一篇小说《五花肉》，“我看完以后，就小说中的一些问题与他探讨。我觉得题目《五花肉》不怎么贴切，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名字。”后来王朔提了三个，编辑部最后挑中了《顽主》。

《收获》副主编钟红明回忆，当年贾平凹还在陕西一个县里修改《浮躁》，在发霉的房间里，她见到了《浮躁》手稿。《浮躁》试图表现改革开放之初乡村与城市的剧烈变化，以及在这种变化下人的生存境况。《浮躁》是贾平凹“商州系列”第一部，后来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实力派地位。

“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反映，会以其深刻性走在时代之先，事实证明，《浮躁》正是这样一部作品。”钟红明说。

(路艳霞)